

## · 科技界声音 ·

在清华学堂,我们不知度过了多少夜晚,画图到晚上10点是常有的事情。老师对画图铅笔削得是否合乎尺寸的矩形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,制图就是时间堆积出来的作业!即使如此,也少有人能够让老师满意。记得我的制图再怎么努力也就是80分,一直纳闷90多分的同学怎么做到的。小小的制图课,让我们初步领略了清华老师是不容易被糊弄的,不容易令之满意的……

我们班是电子系课业较重的一个专业,四大力学曾让同学们大感费力。那些困难的作业,一个人独自学习一晚上做不出一道题的记忆。遇到这种情况,晚上回宿舍大家总要讨论一下,即使讨论,七个人还是有七种答案,莫衷一是。

——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1级学生  
马欣

《科学时报》[2011-04-26]

着力解决科技工作者的“3H”需求,即在住房(Housing)、子女入学和配偶工作(Home)、就医(Health)等方面的实际困难,让他们能安心做科研,尽一切可能保障一线科研人员参加科研活动时间不少于4/5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  
《光明日报》[2011-03-29]



图片来源:中国教育网

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“充满挑战性”的氛围中做学术,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、激烈的论战才能“站得住”。自创校以来从这里走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诺贝尔奖得主跟本科生一样,发表任何学术成果也要被质疑、被挑战。

——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  
Robert Zimmer

新华网 [2011-04-23]

世界卫生组织把医疗失误列为世界

十大杀手之一。有1/10的住院会导致“不利事件”,更有1/300的住院会导致死亡。所谓的“不利事件”既可能是患者必须在医院多住上一天,也可能是患者错过了用药。无意识的医疗失误是对患者安全的重大威胁。在西方国家,人们相信无意识医疗失误的发生率占有所有病例的10%到17%。

——印度妇科医生 Ligier Datar  
《印度日报》[2011-04-20]

对于国家某些重大科技项目,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,即用“两弹一星”的举国体制进行科技攻关。殊不知,那种举国体制的成功是在特定时期,而且只能针对那些绝对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产品。如果滥用“举国体制”,绝对不利于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 
李培根

《科学时报》[2011-04-27]

中国已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工程量最大的国家,但是中国的建筑却呈现出“短命”态势,平均寿命仅为25—30年。而在英国,建筑的平均寿命为132年,美国为74年。造成“短命”原因并非工程质量,而是由于城市建设规划缺乏严肃性,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使然。

中国人均可利用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,资源紧张。但是每年却消费了世界总量40%的水泥和钢材,大大透支中国资源,有悖中国国情。目前,我国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——每年高达4亿吨。

—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
范柏乃

新华网 [2011-04-17]

20世纪也许可称为“电荷”的世纪,人们充分的调控电子具有电荷这一自由度,从而创造出从二极管直到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,奠定了信息社会的基础。21世纪也许是属于“自旋”的新世纪,人们正在充分地利用、调控电子的另一个本征的自由度“自旋”,推动社会迈向新的阶段。

电子学就像是一头大象,而自旋电子学就像是一头小象。自旋电子学虽然现在小,但它是未来发展的方向,自旋电子学元器件是具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教授  
都有为

《科学时报》[2011-04-26]

2006年4月,我博士还没毕业就进生物物理所工作,所里拨了50万元支持。我的论文毕业答辩是6月份,7月份才正式入职。所以,我当研究员是在博士答辩之前。许多人知道此事之后的确都非常吃惊,因为在生命科学界,读完博士立即就升任研究员,即使在国外也不多见。

如果说我在清华读博士,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学习方法上,到生物物理所的这五年,我则完成了对科学选题的把握,较之前成熟了很多。做研究组组长和做博士、博士后的担子和责任都不一样,既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向,更多的是还要对团队进行管理,处理人与人的关系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 
孙飞

《科学时报》[2011-04-26]

科学家选择不同职业并不少见。在接受科学训练后,部分女性会发现学术生活不适应自己,然而,这种训练却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拥有更多选择的大门。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准备好要解决问题。她们能分析新形势、将自己融入对新环境的学习中。她们能提供解决方案并发挥领导作用。在工业界、华尔街、政府、慈善业、管理部门、国家公园、顾问组织、国防和其他各种领域,都有适合她们的工作。对女性来说,做科学再累也值得。

——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、加州理工学院  
资深联合教授 黄诗厚  
美国 Science [2011-04-27]



图片来源:科学网

作研究的,面对失败是常态,要耐得住这份寂寞,耐住了寂寞,并感到快乐,是因为我喜欢数学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教授  
姜伯驹

(责任编辑 杨书卷)